

红楼梦

俞平伯评点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斋●评

中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

中

俞平伯

评点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斋评

目 录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433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449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459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469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482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494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508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520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531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544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558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570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582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595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613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625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638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653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668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682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697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715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727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735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747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758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778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796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811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823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832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843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855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867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878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己回前：美人用别号，亦新奇花样，且韵且雅，呼去觉满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兴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才放笔写诗、写词、作札，看他诗复诗、词复词、札又札，总不相犯。

湘云，诗客也，前回写之，其今才起社，后用不寂不离闲人数语数折，仍归社中。何巧活之笔如此。

戚回前：海棠名诗社，林史傲秋闺。纵有才八斗，不如富贵儿。

这年贾政又点了学差，择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过宗祠及贾母起身，宝玉诸子弟等送至洒泪亭。却说贾政出门去后，外面诸事不能多记。单表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的旷荡，俞校：荡——从己、庚；原“怔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这日正无聊之际，只见翠墨进来，手里拿着一幅俞校：从甲；原“一副”。花笺送与他。宝玉因道：“可是我忘了，才说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来。”翠墨道：“姑娘好了，今日也不吃药了，不过是凉着一点儿。”宝玉听说，便展开花笺看时，上面写道：

妹探俞校：从甲；原“妹探春”。谨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讵忍就卧。时漏已三转，犹徘徊于桐槛俞校：从己、庚、香、甲；原“桐槐”。之下，未防

风露所欺，俞校：从己、庚、晋、甲；原“所侵”。致获采薪之患。昨蒙亲劳抚嘱，复又俞校：从己、庚、晋；原“后又”。数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何痼瘵惠爱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处默之时，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俞校：“些山滴水”——从己、庚、晋、甲；原“些山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俞校：“二三同志”——从己、庚、甲；原“一二同志者”。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妹虽不才，窃同叨栖处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风庭月榭，惜未讌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俞校：从己、庚、晋、甲；原“银盏”。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俞校：从己、庚、晋、甲；原“让于脂粉”。若蒙棹雪俞校：原“绡云”；己、庚、甲；原“掉雪”。今改“掉雪”。而来，妹则扫花以待。谨奉。

宝玉看了，不觉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一面说，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后面。刚到了沁芳亭，只见园中后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着一个字帖走来。见了宝玉，便迎上去，俞校：“迎上去”——从己、庚、晋、甲；原“递上去”。口内说道：“芸哥儿请安，在后门只等着，俞校：“只等着”——从己、庚、晋、甲；原“口等著”。叫我送来的。”宝玉打开看时，写道是：

不肖男 芸恭请

父亲大人万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认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前因买办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认得许多花儿匠，俞校：“花儿匠”——从己、庚、晋、甲；原“花匠”。己双：直欲喷饭，真好新鲜文字。并认得许多名园。因忽见俞校：从庚、晋、甲；原“前因忽见”。有白海棠一种，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只弄得两盆。大人若视男如亲男一般，己双：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读令人不解，思之则喷饭。便留下赏玩。因天气暑热，恐园中姑娘们不便，故不敢面见。奉书恭启，并叩台安。男芸跪书。蒙双：一笑

晋双：接连二启，字句因人而施。诚作者之妙。

宝玉看了，笑道：“独他来了，还有什么人？”婆子道：“还有两盆花儿。”宝玉道：“你出去说，我知道了，难为他想着。你便把花儿送到我屋里去。”俞校：从己、庚、晋、甲；原“我房里去”。就是了。”一面说，一面同翠墨往秋爽斋来。

只见宝钗、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庚双：却因芸之一字，夫已将诸艳请来，省却多少闲文。不然必云如何

请，如何来，则必至有犯宝玉，终成重复之文矣。众人见他进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谁知一招皆到。”

宝玉笑道：“可惜迟了，早该起个社。”俞校：从己、庚、晋、甲；原“起这社”。黛玉说道：“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上我。”俞校：“算上我”——从庚；原“算我”。迎春笑道：

“你不敢，谁还敢呢！”蒙戚双：必得如此方是妙文。己双：若也如宝玉说兴头说（话），则不是黛玉矣。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尽管说出来”。大家平章。己双：这是“正紧大事”已妙，且曰“平章”，更妙！的是宝玉口角。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个话儿。”宝钗道：“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

己双：妙！宝钗自有主见，真不诬也。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

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前日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做诗，瞎乱些什么。俞校：从己、庚、晋、甲；原“瞎乱说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

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己双：看他又是一篇文字，分叙单传之法也。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

己双：看他写代（黛玉，真可人也。李纨道：“极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蒙戚双：未起诗社，先起别号。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无人占的。”己双：最妙！

个花样。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

恰，”俞校：“不恰”——从己、庚；原“不确”。且又累赘。俞校：“累赘”——从甲；原“累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

俞校：“牵了他去”——从己、庚、晋、甲；原“牵了他”。顿了脯子。俞校：“顿了脯子”——从己、庚；原“顿脯子”。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作了

俞校：从己、庚、晋；原“快作”。

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起来。探春因笑道：“你别忙

中俞校：“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俞校：从己、庚、晋、甲；原“极妥当的”。

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娥黄”。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

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己双：妙极，趣

极！所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看因一语，便勾出一笑号来，何等妙文哉！另一花样。

李纨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问：“是什么？”俞校：“都问是什么”——从

庚；原“都忙”己双：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撕之不序（叙），故插他二人问。试思近日问是什么”。诸豪宴集雄语伟辞之时，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谈，然偏好问，亦真可厌之事也。

李纨道：“我是封他‘衡芜君’了，俞校：“封他衡芜君了”——从庚；原“封他为衡芜君”。不知你们如何？”

探春道：“这个封号极好。”俞校：从己、庚、晋、甲；原“极好呢”。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俞校：“想一个”——从己、庚、晋、甲；原“想个”。己双：必有是问。

宝钗笑道：“你的号早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的很。”俞校：“三字恰当的很”——从己、庚、晋、甲；原“忙字确当的狠”。己双：真恰当，形容的尽。李纨道：

“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王’，俞校：从己、庚；原“绛洞花主”。己双：妙极！又点前文。通部中从头至末，前文已过者，恐

去之冷落，使人忘怀。得便一点，未来者恐来之突然，或先伏一线。皆行文之妙诀也。

宝玉笑道：“小时候干的营生，还提他作什么！”己双：赧言（颜）如闻，不知大时又有何营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很，又起什么，我们爱

叫你什么，你就答应着就是了。”己双：更妙！若只管挨次一个一个乱起，则成何文字？另一花样。宝钗道：“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于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宝玉笑道：“当不起，当不起，倒是随你们混叫去

罢。”李纨道：“二姑娘、四姑娘俞校：从晋、甲；原“三姑娘”。起个什么？”迎春道：“我们

又不大会诗，白起个号作什么？”俞校：假斯文、守钱虏来看这句。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才是。”宝钗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头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是了。”李纨道：“就是这样好。但序齿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赶情说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须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各分

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号，还只管这样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后错了，也要立个罚约才好。”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客，我作个东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若是要推我作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就请菱洲、藕榭二位学究来，俞校：“二位学究来”——从己、庚、晋、甲；原“二位学究”。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作，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你们四个都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俞校：从己、庚、晋、甲；原“若是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骥了。”

迎春、惜春本性懒于诗词，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话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极。探春等也知此意，见他二人悦服，也不好强，只得依了。因笑道：“这话也罢了。只是我自想好笑，好好的”俞校：“好好的”——从己、庚、晋、甲；原“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宝玉道：“既

这样，咱们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今日不过商议了，等我再请。”宝钗道：“也要议定几日一会才好。”俞校：“才好”——从己、庚、晋、甲；原“方好”。探春道：“若只管会的多，又没趣了。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才好。”宝钗点头道：“一月只要两次就够了。拟定日期，风雨无阻。除这两日外，倘有高兴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

俞校：“附就了来”——从己、庚、晋、甲；原“附就了”。亦可使得，岂不活泼有趣。”众人都道：“这个主意更好。”俞校：“更好”——从己、庚；原“便好”。探春道：“只是原系我起的意，我须得先作个东道主人，方不负我这兴。”李纨道：“既这样说，明日你就先开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此刻就很好。”俞校：从庚；原“就此刻好”。你就出题，菱洲限韵，藕榭监场。”迎春道：“依我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公道。”李纨道：“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

倒是好花。你们何不咏起他来？”俞校：“咏起他来”——从己、庚、晋、甲；原“咏起来”。己双：真正好题。妙在未

起诗社，先得题目。迎春道：“都还未赏，先倒作诗。”宝钗道：“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古人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俞校：从己、庚；原“寄兴写情”。耳。若都是看见了作，如今也没这些诗了。”己双：真正诗人语。迎春道：“既如此，待我

限韵。”说着，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诗来，随手一揭，这首诗竟是一首七言律，递与众人看了，都该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诗，又向一个小丫头道：“你随口说一个字来。”那丫头正倚门立着，便说了个

俞校：从庚、晋、甲；原

“便说了”。

“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俞校：“十三元了”——从己、庚、晋、甲；原“十三元”。头一个韵定要这‘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抽出“十

三元”一屈，俞校：“一屈”——从己、庚、晋、甲；原“一篇”。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侍书一样预备下四分纸笔，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黛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们嘲笑。

蒙戚双：看他单写黛玉。

迎春又命丫鬟炷了一枝“梦甜香”。俞校：从己、庚、晋、甲；原“梦甜香”。原来这“梦甜香”只有三寸来

长，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烬，故以此烬为限。俞校：“故以此烬为限”——从己、庚；原“为限”。如香

烬未成，便要罚。己双：好香！尚能撰此新奇字样。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笔写出，又

改抹了一回，递与迎春。因问宝钗：“蘅芜君，你可有了？”宝钗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因向黛玉说道：“你听，他们都有了。”黛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见宝钗已誊

写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只剩下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完快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么？”黛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顾不得你了，好歹也写出来罢。”说着，也走在案前写了。李纨道：“我们要看诗了。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罚

的。”宝玉道：“稻香老农虽不善作，”俞校：“虽不善作”——从庚；原“并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

己双：理岂不公。你就评阅优劣，我们都服的。”众人都道：“自然。”于是先

看。俞校：“先看”——从己、庚、晋、甲；原“看”。探春的稿上写道。俞校：“写道”——从己、庚、晋、甲；原“写是”。：

咏白海棠 限门盆魂痕昏为韵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次看宝钗的是俞校：“次看宝钗的是”——从庚傍改（本无，后添小字）；原“大家看了，称赞一回，又看宝钗的道”。

珍重芳姿昼掩门，己双：宝钗诗全是自写身分，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

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己双：看他清洁自厉，终不肯作一轻浮语。

淡极始知花更艳，己双：好极！高情巨眼能几人哉！正“一鸟不鸣山更幽”也。愁多焉得玉无

痕。己双：看他讽刺林宝二人着手。

欲偿白帝凭清洁，己双：看他收到自己身上来，是何等身分。蒙戚双：看他讽刺林，收到自己身上，是何等身分！

不语婷婷日又昏。

李纨笑道：“到底是俞校：从晋、甲；原“倒是”。蘅芜君。”说着，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初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晓风不散愁千点，己双：这句直是自己一生心事。宿雨还添泪一痕。己双：妙在终不

忘代（黛）玉。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远笛送黄昏。己双：宝玉再细心作，只怕还有好的。只是一心

挂着代（黛）玉，故手（平）妥不警也。

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李纨终要推宝钗这诗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们都有了。”说着，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李纨等看他写道是：

半卷湘帘半掩门，己双：且不说花，且说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别致。碾冰为土玉为盆。

己双：极妙！料定他自与别人不同。

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来，只说：“从何处想来！”又看下面道是：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众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说：“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试啼痕。

俞校：从己、庚；己双：原“拭啼痕”。虚敲

傍比，真逸才也。
且不脱落自己。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己双：看他终结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气。逸才

仙品固让颦儿，温雅沉着终是宝钗。今日之作，宝玉自应居末。

众人看了，都道是这首为上。李纨道：“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俞校：“自是这首”——从己、庚、晋、甲；原“是推敲作”。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探春道：“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道：“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

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这评的最公。”己双：话内细思，则似有不服先评之意。又笑道：“只是蘅、潇二首，还要斟酌。”李纨道：“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

俞校：从己、庚、晋、甲；原“不与你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宝玉听说，只得罢了。李纨道：

“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十六的”。这两日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只管另择日子补开。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

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就叫个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就呼作”。‘海棠社’罢。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说毕，大家又商议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贾母、王夫人处去的。当下别人无话。

己双：一路总不大写薛、林兴头，可见他二人并不着意于此。不写薛、林，正是大手笔，独他二人长于诗，必使他

二人为之则板腐矣。
全是错综法。

且说袭人，己双：忽然写到袭人，真令人不解。看他如何终此诗社之文。因见宝玉看了字帖儿，便慌慌张张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后来又见后门上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来。袭人问是那里来的，婆子们便将宝玉前一番缘故说了。袭人听说，便命他们摆好，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秤了俞校：从己、庚；原“秤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几百钱走来，俞校：“走来”——从己、庚、晋、甲；原“来”。都递与那两个婆子道：“这银子赏那抬花来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吃罢。”婆子们站起来，眉开眼笑，千恩万谢的不肯受，见袭人执意不收，方领了。袭人又道：“后门上外头可有该班的小子们？”婆子忙应道：“天天有四个，原预备俞校：“原预备”——从己、庚、晋、甲；原“预备”。里面差使的。姑娘有什么差使，我们吩咐去。”袭人笑道：“我有什么差使！今儿俞校：从己、庚、晋、甲；原“今日”。宝二爷要打发人到小侯爷家与史大姑娘俞校：“史大姑娘”——从己、庚、晋、甲；原“大姑娘”。送东西去，可巧你们来了，顺便出去，叫后门上的小子们雇辆车来。回来你们就往这里俞校：“往这里”——从己、庚、晋、甲；原“来这里”。拿钱，不用叫他们俞校：从庚、甲；原“不用叫他”。又往前头混碰去。”婆子答应着去了。袭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东西与史湘云送去，己双：线头却牵出，观者犹不理睬。不知是何碟何物，令人犯思忖。却见桶子上碟槽空着。庚双：妙极，细极！因此处系依古董式样抠成槽子，故无此件此槽遂空。若忘却前文，此句不解。因回头见晴雯、秋纹、麝月等都在一处做针黹，俞校：从己、庚、晋、甲；原“针指”。本回下同。袭人问道：“这一个缠丝白玛瑙碟子那去了？”众人见问，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给三姑娘送荔枝俞校：从己、庚、晋、甲；原“荔枝”。本回下一处同。去的，还没送来呢。”袭人道：“家常送东西的家伙也多，俞校：“家伙也多”——从庚傍改“也”傍添；原“家伙多呢”。巴巴的拿这个去。”俞校：“巴巴的拿这个去”——从己、庚、晋、甲；原“何必用这个”。晴雯道：“我何尝不也这样说。俞校：“不也这样说”——从己、庚；原“不这样说”。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己双：自然好看，原该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肯像景而用。我送去，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叫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你再瞧，那桶子尽上头的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尽上的”。一对联珠瓶还没收来呢。”秋纹笑道：“想起瓶来，我又想起笑话。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俞校：从己、庚、晋、甲；原“也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说，这是自己园里的才开的新鲜花，不敢自己先玩，巴巴的把那一

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身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与太太。谁知他孝心一动，连跟的人都得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见了这样，喜的无可无不可，见人就俞校：从己、庚、晋、甲；

原“见人说”。：‘到底是宝玉孝顺我，连一枝花儿也想的到。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平日”。不大同我说话的，有些

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说我可怜见的，生的单柔。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几百钱事小，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赵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给那一个。一见，连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儿。又有二奶奶在旁边凑趣儿，俞校：“凑趣儿”——从己、庚、晋、甲；原“凑趣，也”。

夸宝玉又是怎样孝敬，又是怎样知好歹，有的没的说了两车话。当着众人，太太自为又增了光，堵了众人的嘴，太太越发喜欢了。现成的衣服，就赏了我两件。俞校：“赏了我两件”——从己、庚、晋、甲；原“赏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横竖也得，却不像这个彩头。”晴雯笑道：“呸，没见过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下的”俞校：“给别人剩下的”——从己、庚、晋、甲；原“给别人剩的”。

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俞校：从己、庚、晋、甲；原“这口气”。秋纹忙问：“给这屋里”俞校：从己、庚、晋、甲；原“给谁屋里”。

谁的？我因为前儿俞校：“我因为前儿”——从己、庚、晋、甲；原“我因前日”。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我知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道你这会子”俞校：从庚傍改“子”傍添；原“你这会”。退还太太去不成？”秋纹笑道：“胡说。

我白听了”俞校：“白听了”——从己、庚、晋、甲；原“自听了”。喜欢喜欢。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众人听了，都笑道：“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儿了。”袭人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秋纹笑道：“原来姐姐得了。我实在不知道。我赔个不是罢。”袭人笑道：“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己双：看他忽然夹写女儿啁啾一段，总不脱落正事。所谓此书一回是两段，两段中却有无限事体，或有

一语透至一回者，或有反补上回者，错综穿插，从不一气直起，直泻至终为了。俞校：从庚、晋、甲；原“那瓶儿”。麝月道：“那瓶得空也该从庚；

原“也该得空”。收来了。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以，赵姨奶奶一伙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太太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些收来正经。”晴雯听说，便掷下针黹，道：“这话倒是，等我取去。”秋纹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儿去。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麝月笑道：“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儿又可巧，俞校：“今儿又可巧”——从己、庚、晋、甲；原“今日又可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虽然

碰不见找衣裳，俞校：“碰不见找衣裳”——从庚傍，改（“找”傍添）；原“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说着，又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我不知道。”一面说，一面往外跑了。秋纹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袭人打点齐备东西，叫过本处的一个老宋妈妈来，己双：“宋”，送也。随事生文，妙！向他说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换了出门的衣裳来。如今打发你与史大姑娘送东西去。”

那宋嬷嬷俞校：从己、庚、晋、甲；原“宋妈妈”。本回下同。道：“姑娘只管交给我，有话说与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顺去的。”袭人听说，便端过两个小掐丝盒子来，先揭开一个，里面装的是红菱和鸡头，俞校：从己、晋；己双：妙。两样鲜果；又那一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说道：“这都是今年咱们这里园里新结的果子，宝二爷送来与姑娘尝尝。再前日姑娘说这玛瑙碟子

好，俞校：“这玛瑙碟子好”——从己、庚、晋、甲；原无“好”。姑娘就留下顽罢。俞校：“就留下顽罢”——从己、庚、晋、甲；原“留下顽罢”。己双：妙！

隐这一件公案。余想袭人必要玛瑙碟子盛去，何必骄奢轻发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则无怪矣。这绢包儿里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

活计，姑娘别嫌粗糙，能着用罢。俞校：从己、晋；原“啖著些罢”。替我们请安，替二爷问好就是了。”宋嬷嬷道：“宝二爷不知还有什么说的，俞校：“什么说的”——从庚；原“甚说的”。

姑娘再问问去，回来又别说忘了。”袭人因问秋纹：“方才可见在三姑娘那里？”秋纹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议起什么诗社呢，又都作诗。想来没话，你只去罢。”宋嬷嬷听了，便拿了东西出去，另外穿带了。袭人又嘱咐他：“从后门出去，有小子和车等着呢。”俞校：“等着呢”——从己、庚、晋、甲；原“等著你”。宋妈去后，不在话下。

一时，俞校：“一时”——从晋、甲；原无。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内告诉袭人起诗社的事。袭人也把打发宋妈妈与史湘云送东西去的话告诉了宝玉。宝玉听了，俞校：“宝玉听了”——从己、庚、晋、甲；原“宝玉”。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觉心里有件事，俞校：“有件事”——从己、庚、晋、甲；原“有什么事”。只是想不起来，亏你提起来，正要请他去。这诗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袭人劝道：“什么要紧，不过玩意儿。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儿。告诉他，他要来，又由不得他；不来，他又牵肠挂肚的。没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发人接他去。”正说着，宋妈妈已经回来，回复俞校：从己、庚；原“回覆”。道生受，与袭人道乏。又说：“问二爷作什么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么诗社，作诗呢。史姑娘说，他们作诗，也不告诉他去，俞校：“告诉他去”——从己、庚、晋、甲；原“告诉我来”。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起身便往贾母处来，立逼着叫人接去。贾母因说：“今儿天晚了，俞校：从己、庚、晋、甲；原“今日又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罢了，回来闷闷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贾母处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后，史湘云才来了，宝玉方放了心。见面时就把始末原由告诉他，又要与他诗看。李纨等因说道：“且别给他看，先说与他韵。他后来，先罚他和了诗。若好，便请入社；若不好，还要罚他一个东道再说。”湘云笑道：“你们忘了请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见他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遂忙告诉他韵。史湘云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己双：可见起（越）是好文字，不管怎样就有了。越用工夫越讲究笔墨，终成涂雅。先笑说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己双：更奇！想前四律已将形容尽矣，一首犹恐重犯，不知二首又从何处着笔。好歹我却不知，不过应命而已。”说着，递与众人。众人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绝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的。”俞校：“必要重了我们的”——从晋、甲；原“不要重了我们”。一面说，一面看诗，只见那两首诗写道：

其一 俞校：“其一”——从己、庚、晋、甲；原无。

神仙昨日降都门，己双：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种得蓝田玉一盆。己双：好！

“盆”字押得更稳，蒙戚双：总不落彼三套。押得稳。

自是霜娥俞校：从己、庚、晋、甲；原“素娥”。偏爱冷，己双：又不脱自，已将来形景。非关倩女

俞校：从己、庚、晋、甲；原“青女”。亦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己双：拍案叫绝！压倒群芳在此一句。雨渍添来隔宿痕。

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己双：真好！

其二 俞校：“其二”——从己、庚、晋、甲；原“皆道，好诗好诗，又往下看写道”。

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己双：更好！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俞校：从己、庚；庚双：原“夜已昏”。二首

真可压卷。诗是好诗，文是奇奇怪怪之文，总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末压卷。

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看到了，赞到了，都说：“这个不枉作了海棠诗，真该要起海棠社了。”史湘云道：“明日先罚我个”俞校：从己、庚；原“先罚了我个”。东道，就让我先邀一社，可使得？”众人笑道：“这更妙了。”因又将昨日的与他评论了一回。靖眉：观湘云作海棠诗，如见其娇憨之态。是乃实有，非作书者杜撰也。

至晚，宝钗将湘云邀往蘅芜苑去安歇。湘云灯下计议如何设东拟题。俞校：“拟题”——从己、庚、晋、甲；原“如何拟题”。宝钗听他说了半日，皆不妥当，戚双：却于此刻方写宝钗。因向他说道：“既开社，便要作东。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俞校：“得罪了人”——从己、庚、晋、甲；原“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钱，你还不够盘缠呢，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子”俞校：从庚；原“你婶婶”。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道也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俞校：“家去要”——从己、庚、晋、甲；原“家去要去”。不成？还是和这里要呢？”一席话提醒了湘云，倒踌躇起